

傅 恒 著

活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



活人

• 傳
恒著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活 人

作 者:傅 恒

责任编辑:林文询、吕 泰

封面设计:文绍安

技术设计:陈 说

责任校对:田子镒、汪寒洁

作者漫画像:黄 莹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电话号码:(028)6662959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四川皇冠写作中心电脑室

印 刷:成都市农垦总公司印刷厂

版 次:199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cm1/32

印 张:13.8

字 数:308 千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5411—1203—8/I·1123

定 价:1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久娃年轻,思维活跃,他渴望变革,又正好遇上变革年代,事到临头,却缺少适应心态,每遇压力,便情绪波动,甚至出现阳痿。他拥有几个女孩的爱,但婚姻依然历尽艰辛。在新时期惊心动魄之变革中,许多“成熟”的东西突然显出“幼稚”。福老三勤于创造,张尤君多年苦学,包括婚床在内也无所不灵的实践经验,一瞬间里,都沦陷迷茫。特定的年代中,人物心态复杂脆弱,像没穿衣服一般,暴露出自身本性。作品再现了一群过去文学作品中罕见的真实的血肉鲜活的悲壮角色。小说氛围独特神秘。叙述明快而又凝重,多处闪出“十几年后才明白”的句式,更增添了思索情调和观照认识。

这是作者十多年积累,十多年思考,十多年构想,又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的书。以近乎纪实的笔调,从观念、心态、情绪、生活经历,甚至从所谓“禁区”的男女性态等多方面,多层次和深层次地剖析人物……力求文化与历史、人性与感性的真实。



傅恒

寫小說,只信
奉一句話:要
有實在的內容
和對生活的
新認識。

1

新婚夜的慌乱无能，使久娃好长一段时间不能振作起来。

新娘子不丑，从第一眼见到她，久娃就觉得心跳，觉得呼吸急促，并且很奇怪地感觉到是周身上下的体内而不是皮肤发痒。整个婚礼他一直在嫌弃客人们拖延的时间太久，急切渴望能在一分钟之内解决完所有仪程。闹房的客人刚离开，妈妈站在新房门口叮咛，说：“那盏红色的油灯千万千万不能熄。”他来不及听完妈妈的话就把房门关上了。

接下来久娃就走入了他有生以来最窝囊的时刻。

新娘表现出了相当明智的顺从，极温驯地按照久娃的指示动作。久娃在床前一边往下扒自己的衣服，一边叫新娘子快脱快脱。新娘并没有拖延节奏，仅仅比久娃慢了一个层次，久娃光着身子跳到床上去时，她正在从胸部取下最后一根布条。所有一切似乎都没有给久娃形成障碍，完全像他便急了去公共厕所，好几个蹲位都空着，要蹲在哪儿拉，要怎么拉，全由他。

这就让他在不成功的时候更羞愧地觉得责任在自己，也就更加着急。他觉得这次丢丑算是丢到家了，比光着身子拉到晒坝里去站着更丢人，因为光着身子站在那儿毕竟还有人

暗中欣赏。这种端着美酒喝不进口的模样算什么男子汉！久娃急得周身淌汗，还不停地发抖，搂着那个光滑柔软的身子，该用的方法全用过了，仍然只是毫无商量地停留在表皮上做文章，谈不上任何建树。新娘已经被他弄得失去了羞涩，默默地躺在那儿望着他，整个的表情是一种强烈的担心，而不是其它什么，这一点久娃看得很清楚。那时候久娃已经很讨厌那盏红色的油灯了，他明白自己的各种丑态也完全彻底地被对方看在眼里。

久娃清楚自己没有病，也不是缺经验，他干过这事，而且是真枪实弹，一次性成功。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给他提这门亲事，他是同本院子里的一个少妇干的，事前没有勾引，也没有密谋，看起来有点像是漫不经心搂到一块儿的，一下子就干成功了。两人感觉都不错。本来还可以继续操练的，一件与此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终止了以后的进程。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晚上，久娃无意中在沱江里看见了本院子的一群女人洗澡。假如只看见一个女人洗，这事就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不幸的是久娃运气过分好，一下子就看见了一大群，这就绝对保不住秘密了。

鸿雁坝的男女都喜欢去沱江里洗澡，只是各在一个区域，绝对不照面也就绝对没事。久娃是同别人打赌比赛潜水，求胜心太切，才一不小心闯到洗澡的女人们身边去的。这种无意的碰巧应该不算什么，但他实在没有料到这事传出去后，人们不仅当成笑话来听，笑过之后还真的当成一回事了，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包括平时关系很不错的人，都几乎是不见争论地一致认为，久娃是有意去碰上的。有人还说，就算有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搞得久娃更不服气。生产队长福三爸为此

专门一脸严肃地找久娃单独谈话，语调很和蔼，但说出的话全是精品。队长福三爸说：“别忘了你是贫下中农的后代，你要为贫下中农争光，要争气。”说得久娃面红耳赤。换成谈其它事，久娃绝对有胆量也有本事同队长福三爸大吵一架，但是谈这件事，久娃就只有面红耳赤。

连妈妈也认同大家的观点了，只是妈妈没有责怪他。妈妈说：“我知道你的年龄到了，不过，年龄越大越该注意羞耻。”妈妈以后又断断续续地讲了许多注意事项，听得久娃头皮发麻，他满肚子不自在，却提不起底气来顶嘴。

如果不是铁哥们儿金全一句话，或许久娃当时就离家出走了。铁哥们儿金全对他说：“你千万别解释，也别在乎，你越在乎，别人越来劲。”久娃听了铁哥们儿金全的劝告才没有外出躲灾，但从那以后便再没有情绪想这事，也更没有兴趣去找那个同他真枪实弹一次性成功的少妇幽会，平时碰见她甚至觉得有了一种犯罪感，不敢正视对方。妈妈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难题，她迅速而不草率地选定这门亲事，并且不惜借钱贷款也赶着办了婚事。令人沮丧的是，事到临头，久娃却无能为力了。

久娃又一次看见了新娘忧心忡忡的眼神，那眼神正丝毫不打闪地罩着他，这种注视使他有了浓郁的被严重羞辱的感觉。久娃恼羞成怒，不假思索地就去吹那盏红色油灯，那会儿的确是没有顾得上考虑熄红灯是新婚夜相当忌讳的事情。他的气刚吹出口，就听见新娘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久娃意识到不妥已经迟了。他很惊讶，吹灯怎么会那么容易。

久娃在黑暗中听到自己沉重的心跳声，他想安慰新娘其实也包括安慰自己，就再次搂着新娘，正要说熄了灯或许就

能成功，却突然发觉新娘在哭。那种不吉利和不被信任的感觉顿时排山倒海般地涌上来，久娃脱口乱骂了一句，翻身倒向一边。

下半夜久娃又作过两次努力，依然无进展。久娃暗暗叫屈，想不到属于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也是这么不给自己争气，这么缺乏整体观念！看起来，队长福三爸那番话的确不是信口胡说的了。

久娃百思不解，苦苦思索原因，他回忆起自从在江里洗澡，误闯见女人们被“单独谈话”以后，似乎再也没有兴奋过。久娃情不自禁地恐惧起来，莫非真的是犯了什么大忌？

天亮前久娃再次试验又告失败，他听到新娘发出一声又沉又长的叹息，然后又听到她翻过身去。久娃猜不透她是在轻视还是在厌恶自己。久娃觉得自己窝囊得够惨了，才新婚第一天就落到这个地步，今后怎么在她面前争气！

更可怕的是以后其他人知道了这事，会是什么后果？

久娃还有什么脸面在人们面前充能干，拿什么来争光！

说不清是鬼迷心窍还是鬼使神差，总之，天亮以前，久娃跑了，离家出走了。他一赌气离开鸿雁坝跑了很远，东闯西闯地到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一个临时饭碗，在那儿呆了下来。那儿修的是一个大工厂，工地上人很多，除了雇佣的临时工，还有许多“臭知识分子”也在那里接受改造。时间长了，久娃凭着能干与诚恳，同其中的一些人相处出了友情，并且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些人不仅有本事，还不轻视人。久娃由于心病难除，终于冒险找了一个他认为本事最大又最靠得住的眼镜，支支吾吾地讲了新婚夜的窝囊，不过久娃狡猾，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故事。那眼镜丝毫没笑，很诚恳地轻轻告诉

他：“是谁的故事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应该去求医。”眼镜的态度和语气是久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他心里一热，鼻子一酸，眼泪情不自禁地哗哗掉下来，他说：“我不该骗你，不是我朋友的故事，是我的遭遇。”眼镜抚着他的肩，说：“找医生去吧。”

医生只看了看久娃的脸就断定他没有病。这不是工地的医生，也不是公社的医生，只是当地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久娃只有胆量找这种医生。赤脚医生说：“你要算是有病，这世上就不容易找没有病的人了，你这模样原本就是干那种事的。”久娃说：“那会儿的确很窝囊。”赤脚医生自顾连连摇头。久娃说：“小舅子才骗你。”赤脚医生拧着眉头看了看久娃，说：“你等一下。”说过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回来，叫久娃跟他走。把久娃领到一间空屋，指着墙上一条缝隙要久娃别出声，偷偷看。他说：“隔壁是他的徒弟，长得与久娃属于同一类型，正在干那事。”赤脚医生要用事实证明他的诊断绝对没错。

久娃半被迫半好奇地将眼睛凑到墙缝处，正好看见一个男人领着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走进屋。久娃一见那男人，顿时就不以为然，那男人长相极猥琐，凭什么敢与他属同一类型！同时，见那丑男人居然领着那么漂亮一个女人，心里更加愤愤不平。久娃实际上没有细看，他只听到隔壁发出一点似像非像的响声，周身就已经来劲了。赤脚医生得意地指着久娃高撑起的裤裆，说：“我看过的，绝不会错。”

久娃就收拾东西回鸿雁坝。刚到坝上，离家门还远，就有熟人告诉他：新娘早走了，而且改嫁了，妈妈也死了。一连串的“了”字搞得久娃目瞪口呆。

久娃妈妈是自杀的。久娃的弟弟火狗偷了生产队地里的

花生，生产队决定按惯例开会斗争他。因为偷粮食是为保命还情有可原，偷花生就纯属嘴馋了，尽管都知道嘴馋是由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引起的，但是，大家都能忍受，你一个人为啥会忍受不了。假如不惩一儆百，队里的花生可能等不到收回来，便会全部在地里失踪。开斗争会是多年来的惯例，倒不是专门为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设置的规矩。久娃妈妈去向队委挨个求情，无奈这事牵涉到立场，那年头大家都清楚，立场不稳的人都得挨斗。久娃妈妈发现那场斗争会不可避免了，就说：“这事是我指使他去的，他小，斗我。”

准确地说院子里的乡亲们根本没有认真斗她，不仅没打，连重话都没人说，甚至连抹稀泥的话也只有三两个人不咸不淡地敷衍了几句。但久娃妈妈依然看重已经失去了的脸面，散会后就躺在被窝里，用麻绳在脖子上套了个活扣，另一头拴在脚趾上，一伸腿，把自己勒死了。

最先发现她去世的是久娃的铁哥们儿金全。金全的家不在院子里，在离院子两里路远的河心岛上。鸿雁坝的人简称为河心。河心周围是水，二三十个足球场大的岛上，仅有一块比一个足球场稍微大一点的耕地，其余全是遮天蔽日的芭茅林。整个河心上，只有那块耕地旁边立着三间茅草房，那就是金全和他母亲的家。那天半夜，金全走出房门解小便，见有个人正穿过棉花地向他走来。金全那会儿很清醒，心想，什么时候了，还会有人到这儿来？借着沱江对岸县城的灯光，他认出是久娃的妈妈，就问：“您有什么急事吗？”久娃妈妈不回答，也不再走，只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金全想走过去请她进屋坐，刚一动步，久娃妈妈就不见了。

金全惊得头皮发麻，忙进屋叫醒母亲。他母亲说：“深更

半夜，她就算有胆量过河来，也没有胆量穿过那么宽的芭茅林到河心里来……”金全母亲突然打个嗝，大叫糟了，久娃的妈妈一定出了什么事。母子俩议来议去，干脆穿好衣服，冒险钻过芭茅林，再趟水过河到坝上。走进桅杆糖坊刚好鸡叫头遍。去就发现久娃妈妈死在被窝里，躺得笔直，一条麻绳把脖子勒得紧紧的，麻绳的另一头套在脚趾上，也是勒得紧紧的。那是1976年的夏天。

那年的天气特别怪，连续下大雨，一个多月时间没见停过。人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气候，都风传要地震。许多人不敢回屋睡觉，长期在自留地里搭个窝棚。久娃就是在窝棚里见到弟弟火狗的。

弟弟火狗像猫一样蜷在那儿。弟弟火狗说：“是金全哥哥每天晚上来陪我。”久娃问他为啥不住到河心金全家去。弟弟火狗说：“妈妈叫我守好屋，妈妈说你回来才有住的地方。”久娃放声大哭。弟弟火狗也跟着哭，边哭边说：“妈妈要你好好照看我。”久娃一下就不哭了。

金全母亲给久娃请来一个先生测风水。

那先生做完各种程序后，斩钉截铁地说：“屋基有问题。”久娃说：“我们搬到这个屋基上才十来年，搬来的原因就是说我以前的屋基不好。”先生不解释，依然斩钉截铁地说：“这屋基风水有问题。”金全母亲劝久娃：“想想你家一连串的事，或许先生的话有道理。”金全也说：“看看你弟弟火狗这副瘦弱模样，不如就换个屋基试试，宁可钱吃亏，不可人吃亏，有什么难事我们帮你撑一撑。”

久娃说：“假如换了屋基还是不顺，又怎么办？”

先生照旧是斩钉截铁：“你在大街上朝我脸上吐口水。”

2

久娃的房子刚修好，就发生了一件令大家心惊胆颤的怪事。

那以前的日子里，院子里的邻居都没少给久娃出主意，面对各种各样热情的点拨与指引，久娃反而不知该怎么办了。很难说清楚的是，他最后居然选择了更换屋基。究竟为什么要作出这个选择，连久娃自己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并且至今都没有把握完全说明白。

修房子毕竟是个大动作，尽管是土筑草盖，尽管有一部分材料还可以从旧房顶上拆过去，加上金全等一帮好朋友帮工，人力也不成问题，但真正最后完工，还是两年以后了。就在久娃搬进新房的那个晚上，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突然发生，很多年过去了，人们谈起那件怪事，脸上都还是一种心有余悸的表情。

那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没人能解释具体。当时的情况确实相当费解，整个院子六十一家人，家家都莫名其妙地觉得惊恐不安，又全都找不出惊恐的原因在哪儿，总之

觉得毛骨悚然。连沱江对岸的县城里偶尔传过来的音乐声中，似乎也透出往日不曾有过的弦外之音。听到的人都说，比惊险故事片中暗杀情节的配乐，更让人揪心。

这话不过分，因为再惊险的电影也是看别人遇难，而那时候吃亏的很可能就是自己。

那晚不是那种要出事的气候，夜空瓦蓝瓦蓝的，满天芝麻般的星星同江对岸县城如山如海的灯光连为一体，鸿雁坝如同月光下的童话世界，静谧得让人周身想融化。那会儿午夜已过，连兴致最高的丈夫也放开了妻子。

一切都发生在那一瞬间。

先是久娃喂养的一只公鸡突然从笼中扑出，锐声尖叫，绕六十一家人居住的大院子又飞又扑，足足转了半个院子；接下来是队长福三爸家的两头半大猪，本来鼾声正浓，猛地跃起，撞倒猪圈门，跑进竹林，周身直抖；紧接着是院子里的禽兽普遍出现骚动，凄厉呼喊，仿佛集体进了屠宰场。

几乎是在同时，院子上空出现长长一声沉重叹息，叹得之沉之重，听见的人都毛骨悚然。叹息声未尽，便是轰然坠地声及强烈的震动。就像谁重重地锤击了一下地面。

熟睡的人们纷纷惊起，才发觉院子里那对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石头桅杆，不明不白地倒了一根……

两根石头桅杆，高大坚固，每根有两人合抱粗，各立在一个五尺见方两尺多高的石台上，高逾两丈，顶端一个直径约四尺的大石斗。其貌活像孙悟空闹天宫被杨二郎追急了，变做一座山神庙时，用尾巴变成的那个东西。清朝时，这个院子里出了个举人，凭举人的级别，才按“规定”竖起这对石头桅杆。据说在方圆数百里内是绝无仅有的。清朝时的县志

上就专门将这个院子称为“双斗桅杆糖坊”了。

整个鸿雁坝的人，都把这对石头桅杆视为宝贝，人们执著地相信，任何东西，一旦依附了伟人，注定成为风水宝物。久娃从小就听到过许许多多关于石头桅杆的故事。多少年来，久娃和院子里的人都说不清鸿雁坝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浩劫，就连形成这个院子的那个土糖坊本身的痕迹已丝毫不存。一九五八年，仅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把高大宽敞的八角形榨糖厅和八角厅中竖着榨甘蔗的那对大石滚和巨大的熬糖灶和近两丈深的蔗水池全部变成记忆中的东西，唯有这对石头桅杆，却不屈不挠地留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公社造反总部那位自称“成老八”的大司令，头天晚上才布置了炸倒石头桅杆的行动，次日早上整个脑袋便肿得发亮，难以起床。事前备办的炸药令人怀疑地在保管室里突然爆炸，两间土墙瓦房夷为平地，一头猪几只耗子壮烈遇难。有人怀疑这事是石头桅杆的崇拜者干的，清查了一番，毫无收获，不了了之。于是，不仅鸿雁坝，就连沱江对岸县城里的人，多年来也始终有缘目睹那对石斗威风凛凛地漂浮在众屋顶之上。

事实上在这之前有一根石头桅杆曾经倒过一次。那是二十年前，也就是声震历史的一九五八年。那次不是在凌晨是在中午，记得刚好雨过天晴，一根石头桅杆在一阵“砰砰”的巨响声中倒下。一大丛密不透风的竹子被砸得一塌糊涂，百来根枝叶茂密的竹子基本上全部被砸断，震耳欲聋的“砰砰”声就来自那些竹子断裂时发出的呻吟。让人惊讶的是重量以吨计的石头桅杆却完好无损。人们手忙脚乱地又将桅杆在原地竖起。但引起手忙脚乱的心事在后来的日子里基本上得到了应验。只红火了半年的公共食堂又挣扎了半年后便垮

了，接下来就是近半数的人被饿死。不过据有资历的人说，这还不是唯一的应验。

石头桅杆倒下时，那个五尺见方两尺多高的石头基础也一同翻了起来。赶到现场的人们异常惊讶地发现基础下堆满了白亮亮的圆形和椭圆形的东西，一轰而起的惊叫声隔两三里路远都听得清清楚楚。鸿雁坝上有一个从祖宗传下来的说法，说是坝比沱江水位高不了多少，但从来就没有被淹没过，原因就是坝下有宝。据说从古至今都有人亲眼看见过宝出现，那宝是一群闪着银光的小鸭子。尽管有许多贪心人想盗宝，但它们依然在鸿雁坝上。祖宗们悟出“盗宝是蠢，顺宝必发”的道理，从银光和毛茸茸的小鸭子上，想到了种棉花。没想到以后鸿雁坝的棉花真的亮了半个中国，鸿雁坝乡的乡长曾为此有幸两次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人们越发相信坝上真的有那么一群闪着银光的小鸭子，只是很难有人有缘看见。

那时候，倒桅杆现场的人们看到基础下那些白亮亮的东西，都认为是宝物现身了。一瞬间的惊愕过去，男男女女都不顾体统地扑了上去。这才发觉那是一堆尚未见天日的竹笋。但人们依然认定是珍品，而且风水物下的珍品更是珍奇。竹笋转眼间被众人一抢而光。据说，后来饿死的名单中，包含了所有吃过竹笋的人。然而，真正让坝上的人一直痛苦不堪的是，从那以后，鸿雁坝上种棉花一年比一年不顺。先是年年遇到秋雨，棉花刚要爆就是长时间的淫雨，饱满的棉花桃一个个沤烂得像稀狗屎；再后来就是“艾滋病”一般恐怖的“枯黄病”，棉花到开花期便大片大片的枯萎、死亡。至今尚无特效办法。

前次倒桅杆预示的苦水，二十年过去都还没有吞完，如

今又倒了，而且这次石头桅杆还摔断了！尽管桅杆倒下后仍然无风无雨，气候不热不冷，但是，围在现场的人却大多战战兢兢。好些人不停地抽鼻子，直说有股腥气。久娃也去了现场，他听见有人说，最先赶到现场的两三个人摸过刚倒地的石头桅杆，是软的，不像石头像肉。久娃还听到这话在现场传来传去，好些人都在说。但事后追查先赶到的是哪几位，久娃却不见有任何人承认。偏偏人们又全都记不得究竟是听谁说的那番关于“石头像肉”的话。

人们都记得倒下的石头桅杆还是一九五八年倒过的那根。那次没摔断，这次断成了三截。前次倒在一大丛密不透风的竹林上，这次却倒得真玄，周围全是拥挤而又凌乱的房子，间隔极小，它却不偏不倚地砸在两座房子的空隙处。这就更让经验丰富的人认定：它有灵气，它是在暗示什么事情。联想到前次倒桅杆后的世事，就有人断言，准是预示世道又有什么动荡。

这一说就让乡亲们想起了近一段时间的许许多多与过去不一样的现象，越想越觉得的确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骚乱：县城里唱禁歌居然没人管了，乱说话也没人招呼了；知青们又恢复到刚下乡时那么野，几百人围在县政府闹；市场管理人员好像也变懒了，许多不该卖的东西竟敢半公开地摆出来……

再往深处想，就发觉政府里好像也出了什么事，接二连三地给人平反，连费心尽力改造了二十年右派的工作也白作了。更让桅杆糖坊人担忧的是这些风已经吹进了院子里：一个老知青因为父亲是右派才有幸让本院子的乡亲们教育了十多年，尽管那天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下来念老知青父亲的右